隨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隨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隨錄卷之二十三

兵制攷說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玄曰用謂使民事之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也田畋獵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按此即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之制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

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伍一比也兩一閭也卒一族也旅一黨也師一州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將師長司馬者其師吏也卽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也成周寓兵於農方其無事爲農則萬二千五百家而爲一鄉鄉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爲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之將皆命卿卽鄉大夫之稱也

丘濬曰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一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帥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鄉之官

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士有
事則驅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子
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關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
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先王
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四
夷豈非制軍之得其道歟
○班固志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
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
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

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七十五人則不給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大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

徒干戈㭘具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牧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章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爲鄉六鄉通十同爲方百里者十提封十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一萬二千家率五百十二家賦一乘則爲千乘率七家賦一兵則爲七

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爲六軍者十此通畿之數也大司徒遣而征之則十年而役一遍凡一家可任者卒二人則終身無過一再役矣○朱子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此鄉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旣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其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然後出長轂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爲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爲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近世諸儒必欲合之如何合得

今按漢志注云一乘士卒七十五人然此只言其戰士爾言者車乘之制戎車一則必有輜車一以配之戎車上卒七十五人輜車炊子守裝厮養樵汲之類二十五人其實乃百人也

○國語管子言於齊桓公曰公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爲之公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明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內政國政也）三分齊國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之里以爲三軍（周制大國三軍高子國子皆齊上卿各率其屬爲左右軍）擇其賢人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有制令

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寄行賞罰）百姓通於軍事矣
於是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
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
是故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
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
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
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
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率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
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而治兵）是
故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

故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
祭祀同福死喪同卹禍福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
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
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有此教
士三萬人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屛周室屛猶藩也遂霸天下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氏傳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
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
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

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卽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

皆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漢志曰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一易祓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卽京兆謂之三輔）又云南軍衛宮城衛尉主之北軍護京城中尉主之（中尉武帝更名執金吾）又云漢置材官於郡國郡太守兼領武事（謂之郡將）郡有都尉佐守典武職甲卒侯國則相比郡

守中尉北都尉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發三輔
兵卒不屬於郡守而特屬北軍
林駉曰漢制南軍衛宮北軍護京南軍有郎衛兵
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
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北軍有調兵募兵
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也如八校胡騎則是
募兵也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
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六十五乃得免
漢吏有三品有卒吏有踐吏有過吏古者正卒無常

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
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
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
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
日不可往便還回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
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
直所直者内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
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
以錢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

更者恐是衍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爲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矣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繫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爲過更之法耳

○唐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唐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皆取天星爲名謂之十二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之務六年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一本天下十道置府五百六十四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內道置府六十二河東道置府一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劒南道置府十嶺南道置府三十）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府千人爲中府八百

人爲下府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折衝都尉正四品中府下府遞降一等上府果毅都尉從五品中府下府遞降一等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其備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每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床二鎌二每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每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謂其勁勇能超越也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以教戰其教戰之見下其餘隸於

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府其餘以隷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發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五百里爲三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簡留宿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

章氏曰唐置府關內爲多議者以爲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

十其餘以隷東宮六率府而折衝亦隷焉太子管
軍非古制也唐只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郡縣
之官盡會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并
遙隷於諸衛乃是内任官故官志係之於諸衛之
後漢都尉不隷於衛尉乃是外任官故官表係之
於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
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
擾漢以一歲更代爲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
免此法所以壞也

○唐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唐諸衛有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

（左威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凡十六衛自左右至領軍并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府兵番上者皆隷諸衛）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爲千騎睿宗時增置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時府兵壞爲長從而禁軍漸廣代宗以後置左右神策軍蓋盡爲禁軍也）

林駉曰漢之畿兵始爲番上及其後也番上變爲長屯長屯變爲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爲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杜牧曰爲國者不能無兵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國

祿山是也居內則莫莽卓曹馬以下是也使外不
叛內不募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
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良其府兵乎
歐陽脩曰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
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
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趨利便至於無所不
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
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
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府兵始一
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財待事動作休息皆有

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玄宗時益耗散

諸衛府兵不免雜徭浸以
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

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

分隸諸衛一年
兩番時又詔諸
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纔自是諸府士益多
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

明年更號曰彍騎

分隸諸
衛六番

兵農之分自此始

歐陽脩曰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

又其甚也至匹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以唐之子孫驕弱不能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屢變其制馴致于天子弱而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以措置之勢使然也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

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
平日久府兵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爲之又牛仙客
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繒帛寄府庫晝
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
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
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
謂之彍騎李林甫爲相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
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嚮
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
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

河中當與卿議之然卒不能復也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曰禁軍廂軍鄉軍禁軍者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補禁衛以守京城備征戍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専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選於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鍊以為防守之兵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

候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

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
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
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
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
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
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
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
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
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蒭糧三歲而一
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

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以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不瘦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爲者也

○眞宗時鎭戎軍曹瑋言士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役有警參以爲正兵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

出戰馬一匹

○仁宗時河北帥臣李昭亮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旣無廩食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秖可城守難備戰陣誠非通論姑令所在點集訓鍊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勝哉

按自唐之玄宗兵農分而爲二歷五代之亂至宋

仍而不變及今 大明亦未能改正也

丘濬曰 本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天下諸衛分總於都指揮使司凡都指揮使司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五內外衛共五百餘處其所設軍士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 本朝

軍伍之制也又曰前代州郡之兵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皆無常數惟我國家自平定之初即立爲衛所以護衛州縣衛有五所所必千軍故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一衛之軍僅有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得不償失於是法司謫有罪者戍邊又用言者計每歲遣御史分部清勾然徒有其名而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爲黜陟然亦徒害平民無益軍政盖當初制爲軍

伍也內地多是抽丁𡨚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旣久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核籍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居彼此相隱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難清挨求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存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也

○高麗兵制大槩倣唐府兵之制太祖置六衛六衛卽左右衛神虎衛興威衛金吾衛千牛衛監門衛也衛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令民二十爲兵給田六十而免還其田遞子孫親戚連立

鄭麟趾曰高麗兵制大槩倣唐府衛之制初置六

衛至肅宗擊東女眞乃置別武班自散官吏胥以至商賈賤隷緇流莫不隷焉是雖用之一時而救効非舊制也毅明以降權臣執命兵柄下移勁兵悍卒皆屬私家國有方張之冦公無一旅之師卒至倉皇不振然後始多方調發或括京都無問貴賤或閑文武散職白丁雜色或叅四品以上家僮或以屋間多少爲差國勢板蕩以反於亾

恭愍王嘗曰國家以田十七結（按高麗田結比今結大少有異）爲一足丁古者田賦之遺法也凡軍戶素所連立爲人所奪者許陳告還給後又曰近世田制紊亂府

兵不得受田殊失選軍之意其復舊制然皆竟無

施行

恭讓王時憲司上疏曰本朝四十二都府盖唐之府衛兵也契丹虎視天下太祖絕之而莫敢旁窺者以軍政得其宜也近世兵制大毀以無術之將戰不敎之民望風奔潰千里暴骨蕞爾倭奴爲國之病可謂痛心又曰府兵領於八衛穆宗時於六衛之外加置鷹揚龍虎二軍其後并稱爲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所以嚴禁衛禦外侮也自事元以來文恬武嬉

禁衛無人乃增立近侍諸衛皆設護軍以下官而
祿之於是祖宗之制皆爲虛設而徒費天祿食四
十二都府五員十將尉正之祿者非幼弱子弟即
工商賤隷豈祖宗之意哉
○恭愍王時諫官禹玄寶上疏曰議者以爲倭善舟
楫不可以水戰若造戰艦是重困吾民是不然水賊
不可陸攻其勢明甚且攘賊禁暴本欲爲民其可念
小弊而貽大患乎今東西江幷置防守賊泛海揚揚
而來我軍臨岸拱手而已雖精兵百萬其如水何哉
宜作舟艦嚴備器仗塞其要衝賊雖善水安能飛渡

儻得勢便擒捷掃蕩亦可必也

恭讓王時都堂啓曰召募海邊人民三丁爲一戶定爲水軍諸道濱海之田不收租稅以養水軍妻子從之

按本國舊無水軍舟師之設蓋始於此（已上論制兵）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鄭玄曰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平猶正也）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

馬執鐸公司馬執鐲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法○吳澄曰凡師出日治兵入日振旅先王因四時之田以教民戰而春日振旅者取兵入之義以收其衆而使之就農也鐸以鐲鐃皆似磬而大小異鐸其至大者鐸以通鼓鐲以節鼓鐃以止鼓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以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禁者虞衍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禽致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春田主祭社者王方施生也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師祭也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讀曰算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

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
振旅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撰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也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立葵冂帥六軍之帥也門所居之門公邑閒田謂之縣少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鄉野謂六遂茇舍之教乃塞法事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目罔無見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以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植物而揮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爲尚而號名又必外㦤者所以防姦細及閒諜等事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
享初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初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
中秋教治兵
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
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

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百官卿大夫也蓋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音畫○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通帛爲旜雜帛爲物龜蛇爲旐鳥隼爲旟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網止也秋田主用網中殺者多也秋田祭四方報成萬物也○吳澄曰中秋言治兵者禮春夏不興師秋乃出兵之時也丘濬曰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陳又曰其他皆如振旅可見四時教閱之法皆同各隨時擧其重者而言互文以見義也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羣吏鄉師以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率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

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便騁驅也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其步數則隨軍多少爲之也質明弊旗期衆之至頒早故明以仆旗後至者誅皆坐以當聽誓也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陳前南面向表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中軍中軍之將也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鼓人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也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摝鐸掩鐸之上而振之所以止行息氣也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及表自第二表前至第三

表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自苐三表前至前表）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鼓戒戒攻敵也鼓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及表退）（自前表至後表而止也）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冬田爲狩言狩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疎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

前（驅驅出禽獸使趍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羣司馬謂兩司馬也軍法銜枚止語爲相疑惑也大獸輸之於公小禽以自畀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也）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及所弊至所止之處天子諸侯蒐狩皆有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駴）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入又以禽祭宗廟）

丘濬曰兵者守國之備苟非素教一旦驅之以臨敵是棄之而已然兵凶戰危以殺戮爲事不可以人試於是因蒐狩而習之因祭以行儺用獸以試

術使其目熟於㨨旗耳熟於號令或坐以待或作以起進而之前退而之後疾而趍走徐而緩行分疏而散開急數而屢進皆於是時聞鼓而興聽金而止一朝用其所以田獵者而施之行陣用其所以殺獸者而施之敵人不至倉皇失措紛亂無統也又曰周禮四時皆教閱而名各不同春曰振旅振之爲言收也以冬方大閱春則農務方殷故收其衆也夏氣炎燠萬物告成故以茇止爲名而教之以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以治兵爲教而教之以晝戰之法冬則農事已隙通以三時之教而行

舉焉故謂之大閱也國家大事在戎而國之安危
民之生死所係當昇平之時而習戰陣之法異時
有事驅之以臨戰陣冒鋒鏑將可以全勝士可以
全生而國亦由之以全安焉然所以教之者欲其
有所辨也辨之於豫則兵知將意欲有所謀爲不
待言語告詔曉然自諭於耳目之間耳目有所見
聞則心運於中而手足應於外凡士卒坐作進退
遲速開合之數皆將意之所欲爲者也如此是惟
不戰戰無不勝矣周禮振旅所辨者在鼓鐸鐲鐃
茇舍所辨者在號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於大

閱則兼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師布陣缺一不可
三時則各專習其一冬閱則兼用其三專之欲其
精熟合之欲其貫通是知先王教戰之法雖多端
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戰非一人可爲亦非
一日可了人多則難齊必欲齊之不能人人以戒
之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聲聲有不同則
事亦隨異有旗物之節節有異形則事亦隨別苟
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盡記也
日多則難防必欲防之晝有晝之事夜有夜之事
晝則爲旗物之號使之視龍虎鳥龜之像而知所

向夜則爲名號之別使之聞門名縣鄙之名而契於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遽曉也夫三時各辨一物則習之熟而諭之深矣苟非合三者而行閱焉又安能通融而盡其用哉此歲終所以必有大閱之教也惟今朝廷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非嚴寒盛暑不息比周人之教閱尤爲數矣然所以立爲之法者未必詳盡而所以奉行之者多不盡心也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

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又曰吉日美宣王田也
朱子曰宣王之田因此見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
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
田矣
呂氏東萊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
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
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
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車攻疏曰田者大芟草以爲防言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舍其中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茇示戰法

嘗在其門止舍也其防之廣狹摠文褐纏旃以爲門既爲防院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并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裘纏質以爲槸槸魚列反○又以裘纏捆質以爲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裡兩邊約車輪者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八此門當馳亢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馬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既陣乍驅卒奔驅禽內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

蕘抗小綏獻禽於其下也蕘謂蕘矢射之也綏廣旌天子蕘則先抗擧其大綏諸侯蕘則擧其小綏必擧此綏爲表者天子諸侯殺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獘之是殺禽已訖田上而獘綏也各擧始終之一故與此不同也

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獘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

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遠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

昭公八年秋蒐于紅（劉質夫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

公羊子曰蒐于紅簡車徒也

穀梁子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芟蘭以爲防（范甯曰蘭香草也防爲田之大限）置旃以爲轅門（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旃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爲槷（質椹也槷門中臬葛或爲門）

褐○藝魚列反門壓也褐尸葛反毛布也流房握御擊者不得入流旁握謂

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轊挂則不得入門○轊古帝反挂也車軌塵塵不出轍

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

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不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

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幼爓禽雖多天

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

豆賓客之庖射諸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

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

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揚士勛曰謂田獵之時務在得禽不升降是勇力也入射宮之內行

揖讓是仁義也

○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四出立五表又別墠地於北廂南向爲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坐於墠所建旗爲和門如方邑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皷甲仗威儀悉備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戰隊之法凡教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皷刀楯在前行持矟者次之弓弩爲後行旗臥即跪旗舉即起聲皷即進鳴金即上講武之日皇帝乘

革輅至墠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都墠北和門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於大次四方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使外四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誓詞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東軍

一鼓擧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擧白旗爲方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擧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而擧黑旗爲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擧黃旗爲圜陣西軍亦鼓而擧青旗爲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擧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擧赤旗爲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擧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而擧黃旗爲圜陣以應之凡軍先擧者爲客後擧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爲

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五陣畢兩軍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各八騎挻戰五陣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侍中奏禮畢乃還

唐府兵教戰之法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矟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

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遂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遂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甲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唐制皇帝狩田之禮亦以仲冬前期兵部集衆庶修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於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弊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

所皇帝鼓行八圍鼓吹令以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於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角諸將皆鼓行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射達右耳本為次射左髀達於右髃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

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將畢虞部建旗於田内乃雷擊鼓及諸將之鼓上從譟呼諸得禽獸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厨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已上論講武

荀卿子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卒卒伍列行列言動皆有備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兊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兊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圜居方正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荀卿與臨武君楚將未知姓名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

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也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八兩曰錙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錙金贖之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選擇武勇之士號為武卒度取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也衣三屬之甲三屬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皆相聯屬為甲也操十二石之弩石鈞石之石重百二十斤說彊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一負矢五十置戈其

上冠冑帯劒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戸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利其田宅謂給以田宅復利之處改造要選擇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資用貧乏故國危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陿隘謂秦地險固也酷烈謂嚴刑罰也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鰌藉也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隷五家有功則賞之使相長凡獲得五甲首則役隷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安制謂安於制度自不踰越綦極也綦節謂極於節義心不爲非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

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招延謂引致之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隆勢詐謂以威勢變詐爲尚也尚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也漸之謂漸進而近於法未爲理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人之術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王又問將卿曰請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慶舍欲罰以固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

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誠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者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傃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以兵為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楊氏龜山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

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敎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敎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其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

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鼂錯言於漢文帝曰今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北地上郡隴西備塞之卒少則入

陛下不赦則邊民絶望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患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先爲屋室具田器予冬夏衣廩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蓋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

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患也下吏說稱厚意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丁壯和輯其心而勿侵刻
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至新邑使五家爲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恤室屋完
安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
收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同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
相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陸贄言於唐德宗曰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

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方不察其情斯可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為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忕溫飽比諸邊隅不啻天地聞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強

蕃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
撫所攝驍將期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
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
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
布路東歸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
疆埸其弊豈特無益哉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
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遠戍者而令其節度募壯士
願屯邊者徙焉詔度支市牛就諸屯完膳器具至者
家給牛一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
則使自給既息調發之煩又省轉輸之弊出則人自

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又贊

言議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旣無良之人思亂一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禦之煩而無立功之

蓋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

○歐陽脩言於宋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旣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此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旣不足自守矣

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知此則動而有成功也

丘濬曰本朝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鱗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

聚而力全而虜之來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勝
也正統以後分為堡塞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
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脩所謂吾兵
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為多者也乞勑知
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堡寨之設若非要害或
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
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
卒皆有用矣

隨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兵制後錄攷說

城池

兵車

牧馬

郵驛

隨錄卷之二十四

隨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隨錄卷之二十四

兵制後錄攷說

周禮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鄭玄曰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衆庶民遞守固者也）設其飾器（兵甲之屬）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財器（任謂以其任使之也民之財器其所用塹築及爲藩落）凡守者受法焉

劉彛曰易曰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爲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固國所依阻者）

也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
固並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野而
言

張氏南軒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
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
設險守國與弧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耶蓋先王
吉凶與民同患其爲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
得於己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
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之
言則推其本而言之耳

○詩大雅韓奕之末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

祖受命因是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朱子曰溥大也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貔猛獸名

朱子曰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呂氏東萊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

類皆合諸侯爲之覇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按古之侯國卽今郡邑等城大役也一國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須朝廷命隣方合力爲之盖以城郭之守非但一邦之事實以其事關朝廷也

○春秋說曰古者五板而堵八尺曰板五堵而雉二百尺百雉而城二萬尺〇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卽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百雉乃公侯之制也天子千雉盖受百雉之城十公侯百雉伯七十雉周七里有餘子男五十雉周五里有餘三

按此以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公侯之地方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爲制也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建邦而營度其國城之大小也○疏曰天子城則方十二里

鄭氏玄曰公之城方九里周三十六里侯伯之城方七里周二十八里子男之城方五里周二十里

按此蓋以周制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而爲制也

○春秋隱公九年夏城郎

胡氏傳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

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再)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莊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氏傳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皐今為

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漢樂(今成都)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塞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彼爲愚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瀆

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

○左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見賢遍反下同○林堯叟曰角亢龍星也建戌之月日在房故角亢晨見於東方三時之務始畢民將閒暇於是戒民以土功之事火見而致用心爲大火建亥之月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於東方而致築作之所用謂板榦畚揭皆致之於作所水昏正而栽水營室星也謂今十月而昏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莊公二十九年

昭公三十二年冬士彌牟營成周士彌牟晉大夫營度成周之城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量度本末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議遠邇議役徒之遠邇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財用知費幾財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屬所當役人數而付所當城丈尺）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各爲帥成書以授諸侯之帥）而效諸劉子（效致貢正於周卿士劉文公）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韓簡子晉大夫韓不信臨領其事以命諸侯）

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孫叔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量功輕重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具等作具也分之使均）平板幹（幹楨也立幹而後施板而等之平之使治）稱畚築（畚盛土器築實土器稱量其輕重）程土物（取土用物爲作程限）議遠邇（議遠察邇均其勞也）略基址（略城基址足行其廣狹）具餱糧（具備餱糧）度有司（謀度監主之有司）事三旬而成（等城之事約三十日而成）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孫叔敖之能使民）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呂氏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壞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於是可卜矣

立齋曰郡邑有大小民庶有衆寡皆不可無保障一也所以保障而捍禦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爲讎國惟恐有其所捍禦而得以非義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爲一家惟恐其無所捍禦而或以褻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分也歟

○周世宗顯德二年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按世宗此舉可爲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爲之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於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爲法不但展城一事也已上

論城池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蔡氏曰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貨財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二裝五人廝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百人之長也○丘濬曰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執轡兵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居

則以車爲營

陳楪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

○周禮巾車 鄭玄曰巾車車官之長 掌王之五路 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也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太白以即戎 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條讀爲絛絛纓謂馬當胷鞅以條絲飾纓而爲五匝也太白殷之旗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 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

補闕之車也萃猶屛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師斿闕四十乘孫子八陣有萃車之陣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五戎者共其一以爲王優尊者所乘也而萃各從其元焉○按此所謂萃車即兵車與上書序註革車輜車者有異

按古者車戰之法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而每車又有萃車爲之副貳以備不虞焉

○考工記曰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

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此所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拒柄也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輢鄭司農云迤讀爲倚謂著戈於車斜倚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旣安如輊如軒輊摯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朱子曰元戎也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卻而後也

秦風小戎曰小戎俴音淺收五楘音木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音沃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之樹反○朱子曰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

軫也謂輿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五五束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靳是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軓也軓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軓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左傳曰兩靷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林堯叟曰徒謂步兵也我車懼其侵軼我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嘗試也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乃可以快志於虜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師伏兵衝擊戎師之中前後擊之茅一伏擊其前祝聃與茅三伏擊其後并茅二伏擊其中戎前後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殪死也戎師大奔

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祭

將鄭呂軍祭仲足爲左拒祭仲將鄭左軍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二大夫以中軍奉鄭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司馬法車戰一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以車居前以伍居後也伍承彌縫以伍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先盖魚麗陣法戰于繻葛鄭地名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盖令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左右二拒見旝動則各鳴鼓以進軍也蔡衛陳皆奔三國從王之師皆先走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鄭以三軍合攻王卒大敗

宣公十二年晉與楚戰于邲欒武子晉大夫曰楚君之戎戎親兵也分爲二廣分爲左右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一廣右車十五乘每乘用步卒百人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也○朱氏曰周制車十五乘爲大偏二十五人爲兩楚以五十人爲兩以舊偏論

之一卒一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屬兩車人數同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此說見李靖問對注說誤右廣初駕每日右廣鷄鳴而初駕馬數及日中左則受之數其時刻至日中則左廣代而受之以至于昏至于日入而止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如今行夜之類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乘廣兵車名分爲左右分爲左右二廣每廣十五乘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說音稅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右爲車右也蓋二廣楚王更迭乘之故各有戎御戎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

李靖曰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

衍右輳以輳爲法故挾輳而戰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甬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之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楚巫臣自晉（先是巫臣自楚奔晉）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巫臣蓋以一卒百人往吳也）舍偏兩之一焉（舍音捨○司馬法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少偏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先是吳人自安偏陋未嘗射御乘車未識戰陣之法故巫臣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

巫臣又留其子孫庸於吳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吳語與楚競強故始伐楚又伐二國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裘有所齎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邲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

人爲卒卒兩則[illegible]也偏則[illegible]也杜預云五[illegible]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鄭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無終卽山戎中行穆子卽荀吳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所遇之地又險阨以什共車更增十人以當一車必克困諸阨又

克請皆卒（去車爲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行戶郎反○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陣）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不肯棄車即爲卒）斬以徇爲五陣以相離（制步卒爲五陣互相救援蓋以道阨難於用衆故臨時之宜制爲五陣不相聯屬易於進退如下文所云）兩於前（其居前之陣名曰兩）伍於後（居後之陣名曰伍）專爲右角（右軍之陣名曰專）參爲左角（左軍之陣名曰參）偏爲前拒（前拒之陣名曰偏此五者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狄人見而笑之）未陣而薄之（乘狄人未陣迫而擊之）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

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
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
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
凡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荀
具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
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
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
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
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靖又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

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漢武帝時衛青出塞千餘里擊匈奴見單于兵陣而待青乃以武剛車自環爲營武剛車兵車也續漢志諸軍有矛戟其飾幡斿旗幟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敗之

李陵出塞擊匈奴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値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陣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丘濬曰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用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其制太大利於守而不利於戰易於平野而難於險路惟晉馬隆所謂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車營者以車爲營而人居其中架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不可考然自古車皆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爲一箱可以意推矣盖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此其車之少故可行於阨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爲觀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具然其制亦爲兩箱

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臣嘗經行嶺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舁而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與衣裝皆載其中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桃塹之擾其車之式具于分註（其車之式用兩木圓九寸長九尺者爲轅轅之首斜彎而起中以受軸爲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爲之而不設輻）

中爲死轂又於施輪轘前後五六寸許兩轅上各加一横木前一後三又於後横木近輪處斲高二孔用二小彎木條置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共絚縛其端於前横木上有所載則以絚縶於其上又於輪之後兩轅下用木爲足與軸等其後横木上施軟薦以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簟以盛衣器軍中刁斗用畢亦載其中其轅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脊用人手執之爲準鑄鉄爲利器如耕犁㨾冐于交轅之首臨戰用以當敵之馬脊也去轅首尺許又横施一鉄條長尺三四寸許上列齒以架刀鎗兩轅之旁其前後各爲鉄環四左右各二前縶鉄鏁後縶鉄鉤連車爲營之際前轅相去稍遠則用鏁縶之於環後轅緊相挨傍則以鉄鉤搭其環後此相維以爲固又於後環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環駐車時用刀或鎗貫環中而立焉彼兩軍一交鋒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敵來衝突一夫推之兩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當其馬脊又用木或葦爲摺疊牌立於車上以蔽推車者大抵其車不用雕飾其不可施斧斲處只用麻絚縛縶每車上各具刀斧鑿各一及板木絚封

之類以備急用

○唐大曆中馬燧為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堅利

按史馬燧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宋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陣禦突騎之輕慓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甲鎧也故可以行

止為營陳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
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以故出藉此為所歸
之地入以此為所居之宅人心有所依據不懼胡虜
之陵突也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
制須於京東西路使制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
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
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
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而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
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

矢餘執軍器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

○魏勝創為如意戰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氊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鍬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

交陣則出騎兵兩鄉掩擊拔陣追襲少却入陣間稍憩進退俱利俟便出擊意有拒遏預為解脫計

丘濬曰魏勝所制之車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戰車曰弩車曰炮車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為一制為人推之車數人之力可將者樹牌垂氊列槍駕砲每兩必須蔽數十人略如勝所制者每邊城制三五百兩歲遇農作之時運置田所障蔽官軍俾得耕穫戰以為陣居以為營收穫以為載不為無益以上論兵車

周禮校人（馬官之長）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鄭玄云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一說謂六馬皆謂之物馬之毛足力所謂物也辨其物使皆以類而相從可爲育種者爲一類可供戎事者爲一類毛足齊一者爲一類善於馳走者爲一類可供田獵者爲一類材下而供雜役者爲一類）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四匹爲乘養馬曰圉皁馬十二匹繫三十六匹廐三百十六匹師趣馬馭夫僕夫皆帥名）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一校分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六馬其五皆良馬駑馬一物獨三倍良馬之數也）麗馬一圉八

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麗偶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字疑為六字之誤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此降殺之差也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馬凡馬特居四之一特牡馬四之一者三牝一牡也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房星為天駟執駒拘之無令近母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騬韵書犗也俗謂之騸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日相土始乘馬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馬齊其力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謂佐校人臧僕講馭夫等事也簡差也差擇王馬以爲六等掌駕說音挩之須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駕以令說以止有勞逸之節故敘而須之也居謂牧處所處之宜治謂執駒攻特之屬○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庌八月之後陽在地中則在廄而有閑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治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又有醫四人使與同職故云相也受財以資醫馬之費馬死則使其賈粥音鬻之入其布于校人布泉也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主買賣者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授圉者以牧地孟春焚牧

(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萊山澤之虞主之)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廏始牧夏庌馬冬獻馬(養馬必順四時冬寒藉之以蓐故春煖則除去之又恐其廏積糞穢而致馬疾故殺牲以血釁之而居馬庌廡也所以庇馬凉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朱子曰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

朱子曰馬七尺以上爲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

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盖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盖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

按蘇軾有言富强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露者之所能致也謝枋得亦言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

長不爲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誠哉是言也

○秦之先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栢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祀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

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
御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
必傷於飽日暮途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
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
岸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
有丞有主簿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
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

歐陽脩曰監牧之制始此蓋起於近世

尚乘掌天子之御禦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

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
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
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
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
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
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蒭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
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
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
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

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帝以王毛仲領内外閑厩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欵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力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宋之馬政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諸州有牧監知

州通判兼領之以上論牧馬

周禮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鄭玄曰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廬若今之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也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〇按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房舍與廬相似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

委積以待賓客卽後世驛傳廩給之意候館樓郎所謂驛舍之郵亭也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

必以旌節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媺福慶惡喪荒也事之小無其禮者行夫主使之其大者有禮則大小行人使之

後世乘傳騎驛其原盖出於此

○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令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景帝四年復置關用傳出入

漢人所謂傳即今符驗文引之類

○唐制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令

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濶二寸半

長五寸面隸五字曰勑走馬銀牌字亦令樞密院給
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中因有詐乘驛者詔罷樞密
院券乘驛者置銀牌端拱中又罷之復給券
此唐宋牌券之制
○宋仁宗嘉祐中三司使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
十四條賜名嘉祐驛令
丘濬曰今制凡天下水馬驛遞運所遞送使客飛
報軍情轉運軍需之類沿途設馬驢舡車人夫必
因地里要衝偏僻量宜設置其要衝處或設馬八
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次或二十匹十匹五匹大

率上馬一匹該糧一百石中馬八十下馬六十其僉點人夫先儘驛所近民如不及數取於隣郡民户糧不及數者衆户攢數當之民於常役之外而又加此役承平日久事務日多而民力亦或因之以罷獘乞如宋仁宗命張方平編驛券俾所司將事務之當給驛者定其等第編次爲一書頒行天下藩方非此例也不許擅起發下天下驛遞非此例也不許應付（已上論郵驛）

隨錄卷之三十四

